景德傳燈錄　廿三　廿四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下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二十六人見錄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乗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鵞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洪州雲居山融禪師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衡州大聖寺守賢禪師
郢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慶雲眞禪師
韶州雙峯慧眞大師
筠州洞山禀禪師

隨州雙泉山永禪師法嗣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廣州大通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南嶽横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郢州黃龍晦機大師
洛京柏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一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安州穆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
緣語句不録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八人見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
郢州興陽山和尚　郴州東禪玄偕禪師
新羅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諤禪師
京兆大秦寺彥賓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
緣語句不録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

潭州雲蓋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一

袁州仰山良供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法嗣

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洪州翠巖師陰禪師
撫州曹山義崇禪師
漳州保福和尚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南臺藏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蘊和尚
壽州洎山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
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三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
雲居山住緣和尚
雲居山住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
荷玉山福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
洞山敏禪師第五世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
洪州大寧神降禪師　澧州藥山彥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益州崇真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洪州大安寺眞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
雄州華嚴止慧大師　泉州招慶院堅上座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
益州聖興寺存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

含珠山璋禪師
第二世含珠山偃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中同安志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陳州石境和尚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荊州上泉和尚　廣德周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

鄧州羅紋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西川德言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澶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舒州香鑪峯瓊和尚　京兆盤龍山滿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

襄州石門寺遵和尚　郢州大陽山堅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

大明山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三人 二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虢州盧氏常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 六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府長平山滿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

邛州碧雲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一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

妙哉三下板　諸德盡來參　既善分時節
今吾不再三

師次住荊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鈞州黄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榜樣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黄蘗杖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楂渡雲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師曰去年八月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此大悟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

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
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
曹司曰恁麼即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趔趄問
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
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
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
道士著黃甕裏坐問非時親覲請師一句師曰到處
恁生舉曰據現定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
處師曰罪不重科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
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

吹毛劍師曰金州客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
用駕車漢作麼問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雲冥楚
山頭決定多風雨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
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有無雙
泯權實兩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
人領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
萬里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榔栗木拄杖曰
見後如何師曰賓八布衫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
當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甕裏石人賣棗團問
如何是洞山劍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

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恁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髑髏後會始得曰古人道髑髏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恁麼即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亦住興元府普通院）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師上堂示衆曰駿馬機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為老僧看纔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如何酬對師曰久後遇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貌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來便見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强移　箇中生解會
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氏幼禮中峯院鴻謐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嶽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廻造雲門雲門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擧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即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開堂曰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僧問雲門一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卻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州來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

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黎到來幾日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領前話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臥雪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設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

金陵奉先深禪師江南國主請開堂曰纔陞座維那

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葉分明問金粟如來爲什麽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又作麽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麤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問遠鄕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麽生師曰今日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乾坤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戸內無燈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眞如大衆若得眞如者即隱卻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他古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

即各自歸堂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
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箇時光直
須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僧問
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師因見聖僧便
問僧此箇聖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
曰這竭斗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
師還接否師曰蘇嚕蘇嚕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

北來師曰不落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
鄉譚師曰參衆去曰灼然師曰跨跳便打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鵞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黎不
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
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僊元來卻是擔
蒲漢問如何是鵞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恁
麼則謝師周旋師曰難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
楊鄰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拔

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鉼淥水安窻下便當生涯
度幾秋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
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處得人疑問古澗寒泉
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恁麽即到也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如何
是眞如師曰燒尾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麽即禮
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
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
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
如何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麽生曰恁麽即
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僧問覿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
在什麽處（梁山云落在汝眼裏）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
南嶽曰便恁麽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
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
也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麽即暗冥

不生也師曰白白日没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

蕭然獨處意沈吟　誰信無絃發妙音
終日法堂唯靜坐　更無人問本來心

時有朋彥上座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朋彥卽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蘇州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晦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瑠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切急相

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
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
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
五兩垂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
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
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鷰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柏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
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
墜蝦人機

池州和龍和尚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

三蜀你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到
得麼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
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
尼絕影豔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
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
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
何伸向背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奪
迅卻沉光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

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智備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教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麽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　應須眼上眉　從茲出倫去

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生曰如何是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蹋地問如何是法主劍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麼問如何是龍泉劍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之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問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後改名奉先）署覺寂禪師暨建隆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三

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陞堂辭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謚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卻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清上座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座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巖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黎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二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

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
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
巖亦無語師曰雲峯道底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
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
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缾曰這箇是淨主事無語師
乃撲破淨缾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
四來禪者盈于堂室師謂衆曰希逢一箇下坡不走
快便難逢若有同生同死何妨一展僧問師子未出
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
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

何師曰取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
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
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
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斅得著是好手問
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
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師見新到
僧纔上法堂乃舉拂子卻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
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
時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國泰瑫和尚古人道俱胝
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卻三

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資超一指師曰不因今
日爭識得瓜洲客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
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
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廻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
透過那邊去也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
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百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
露胸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卻問
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腳鐺子分付與
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往明招頂
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卻眼曰如何是
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
師展鉢師曰掇破汝頂曰也須僊陁去師乃棒趁出
師別有頌示眾曰

明招一拍和人希　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　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
告眾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
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
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莫孤負麼又說偈曰

驀刀叢裏逞全威　汝等應當善護持

火裏鐵牛生犢子　臨岐誰解湊吾機
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卻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卽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黎與這箇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師上堂謂衆曰還往先生門誰云對聖主珍重僧問巳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静水清魚不食満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眞禪師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閉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云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肩頭生角人難措　　石火電光須密布

假饒烈士也應難　懞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氷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椅子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須石鞏接三平曰

解擘當胸箭　因何只半人　爲從途路曉
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師有示徒頌曰
匡山路　匡山路　巖崖嶮峻人難措
遊人擬議隔千山　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眞白牛　父子藏來經幾秋
出門直透孤峯頂　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示衆曰覿面分付不待文
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
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答問者
曰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
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卻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
師指示師曰聽聽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
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
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問如

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第一世住 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什麼方

曰這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為第二世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四祖山為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

吾年八十八　滿頭垂白髮　顒顒鎮雙峯
明明千江月　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
日日告兒孫　勿令有斷絕

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眞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僧咄師亦咄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眞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塔

前潭州漆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婆婆未曾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

嵎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
山下疊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
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
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
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什麼
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
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四海不借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

圓曰如何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
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盧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 第四世住 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
凝來多少時也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較些子
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
把一朵來問混然覺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鐘未扣時如何師曰
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

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夫開師後住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第一世住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戒契緣於雲居懷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鵞湖廬州節帥周本於維揚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碁師曰下將來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彦禪師第八世住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

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什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黎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雲峯如何是雲峯的的意雲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藍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劍師曰無僧曰為什麼無師曰闍黎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眞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兎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臥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彼學人到也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旦捨俗出家志求眞詮乃遊方尋謁襄陽鹿門山眞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隣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室僧

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命畫工寫影備香薪荼毘收遺骨塔于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卻來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纑曰如何是卻去底人師曰扇車關捩良計斷

前婺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見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為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乃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　雲收方見濟河分
不因世主教還俗　那辨雞羣與鶴羣

多年塵事謾騰騰　雖著方袍未是僧
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候然燈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
更讀善財巡禮偈　當時何處作沙門
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曰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坼裂連塔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寂寞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塵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乎靈感召檀信重修補嚴飾遂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眞身是也其無了禪師嗣馬祖事迹具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驕虎咒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卻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醻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跨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問如何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第三世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憑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師曰鈍鳥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柏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為什麼卻被氷推卻師曰隨流始得妙傍岸卻成迷

前漢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第二世住 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掛燈

龍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羿善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 第二世住 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闤闠堆堆攏者希師曰恁麽即酌水獻華也曰忽然雲靄靄闍黎作麼生師曰采汲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十一代廣德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鶯啼萬古松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何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鷺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得無間業師曰猛火然鐺煮佛喋師因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埰根　四平八面不言論

他家自有眠雲志　蘆管横吹宇宙分

前隋州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貼榜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第二世住僧問學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僧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曾住唐州大目山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以沐水爲樂老僧以青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第三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疎山之孫問如何是萬
法之根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二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昨夜三更月上峯問維摩寂默是說不是說
師曰暗裏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
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
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
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
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爲眞
師曰你什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
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
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
無心誰爲白雲幽師曰無木掛千金曰掛後如何師
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為什麼徒弟多師為什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茆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蕉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世住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為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音釋

蘄渠之切 泐歷德切 弇姑南切 郴癡林切 諤五各切 惲紆憤切 嶼象呂切 虢郭獲切 龕枯含切 邛渠容切 楂鉏加切 甕烏貢切 恁麼恁汝鴆切麼莫果切 蜆胡典切 撮麤括切捎取也 肘陟柳切臂節也 謐彌畢切 稔如甚切 槌直追切 嵐盧含切山氣也 鼕徒冬切鼕鼕鼓聲 踍跳踍蒲没切跳他弔切 樗蒱樗丑居切蒱薄胡切樗蒱博戲也 輥古本切轉也 躡尼輒切履也 濺子賤切激取也 恬徒兼切靖也 淦古暗切 眨側合切目動也 蹈徒到切踐也 謚神至切誄行易名曰謚 汰他蓋切 插鍬插楚洽切鍬此遙切舂鍬也 鷂趁鷂弋照切鷙鳥也趁丑刃切逐也 歟五巧切與咬同 埜胡耕切 攫居縛切持也 拶子葛

切瞥普蔑切過目也驀莫白切凑倉奏切會也摳苦侯切挈衣也喘昌兗切疾
息也賺直陷切錯也瀏力周切覿亭歷切見也鞏居悚切寨士邁切柵也
纑龍都切布縷也捸郎計切正作捩瘞於罽切埋也羿研計切有窮后羿也闤闠
闤胡關切市垣也闠胡對切市門也踵主勇切繼踵也瞪澄應切直視貌喋直甲切食貌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三計字一萬二千七百箇
該銀六兩六錢一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　長洲徐普書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金陵徐成刻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宋沙門道原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殷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劬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忋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鄂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豁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潭州道巖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九人七人見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　洪州雙嶺悟海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誨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究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一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蘄州自南禪師

果州永慶院繼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一

鳳翔府大朗和尚　澧州新開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陳州靈通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二人

漢州靈龕山和尚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

東京開寶常普大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靑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既行値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邐迤行腳去曰行腳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同行進山主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鎭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座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師曰衆人却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大衆禮請訖師謂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擧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座自長慶

來師舉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

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

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覯去山僧如今坐地待汝覯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問洪鍾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舍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卻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

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
師曰謾語眞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
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
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
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
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
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
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
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問十二時

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踏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
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
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
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
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
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
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
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
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
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

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

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主恁麼祇對爲什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什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匙師不肯悟空卻後二十餘日方

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中總道悟空好語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法眼意上座既不喚作香匙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知上座平生眼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闇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曰是眞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不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卻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總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卻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一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萬象

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
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
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
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
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
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
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
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
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嗣子天台山
德韶國師文遂江南導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十四人先出

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開法
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
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讚銘
記詮注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曾住鄧州谷口在地藏時居第一座
一日有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
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卻禮拜擬問他人
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座作麼生
師曰汝自迷瞶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
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

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麽爲生之所留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悟去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禮謝師住後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麽生師曰汝但擧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什麽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猗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勿毛驢猗渙然省悟（猗後住天平山）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隳空既進退莫決捨之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述之）後繼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上堂示衆曰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箇什麽奇特試擧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卻若道有又作麽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麽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麽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麽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

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麼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三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如何是

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麼作諸佛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揚何事師曰向上座道什麼曰恁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即得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這箇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襲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鍾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絶告寂時國主聞鍾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説什麼撥不撥師憫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喩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得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之主師曰喚什麼作萬法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

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師有時示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脣舌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問西來意我即向汝道問巨夜之中以何為眼師曰瞞問纖毫不隔為什麼覩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為什麼覷不見師曰為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羣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先住歲豐 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座多

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
看何不覓箇歇處因什麼卻與別人點檢若恁麼去
早落第十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麼去早落第
二頭學人總不恁麼上來師如何辨白師曰汝卻作
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
問承古有言二十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
何人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
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漈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
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
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
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
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
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
頌曰

南臺靜坐一鑪香　亘日凝然萬事忘
不是息心除妄想　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眞覺大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太家道取問如何是譚眞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眞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十一月師曰汝問我答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雲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清烏龜得繼名曰莫即這箇便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

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僧侍黃檗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麽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麽處恁麽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擊名山秀谿連海水淸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麽曰恁麽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淸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家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麽曰恁麽即徒勞側聆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麽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麽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麽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

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滄出兩條綠水若
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為什麼卻有衆
生師曰話墮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
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
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
氏幼出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具探律乘閱大
藏經秩乃之福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卻歸本
州清谿會清豁長老罷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
道相契黔命檀信於庵之西青陽山創室請師宴處
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仲子文顥任
漳州刺史於永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持固
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為軍校文顥因遣仁濟入山述
意勤懇師不得已出山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
從入院大啓法筵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
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
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耶問如何是
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師以師之道
德聞于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

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

今年六十六　世壽有延促　無生火熾然

有爲新不續　出谷與歸源　一時俱備足

及期白誡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荼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此子問曰恁麼即法雨霶霈羣生有賴也師曰

開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卻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眼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寥寂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雞毛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絹華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黏膩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

卽得遇明師也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忙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師卽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敎禮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卽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淸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諸聖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擧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問如何是句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僧問匡王請佛旣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盍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猒擧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太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林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播擷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悋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閤象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第二世住)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踢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初開堂陞座良久謂衆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麽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麽生舉僧問絶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恁麽即頓決疑情便為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葷血髫齔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江表諜者乃令捕執將沉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為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虚譽故來決擇耳逵悦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茆為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玅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

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
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削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
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

比擬忘言合太虛　免教和氣有親疎
誰知道德全無用　今日爲僧貴識書

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枘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
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
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
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
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恭
窄先臥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如
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中夜趺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七茶毗
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
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
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
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禮拜自此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問如何是無為師乃擺手問施主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界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示眾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尚不審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却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瀑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因有僧問大容云天賜六銖披掛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衲歸掛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這老凍齈作恁麼語語大容聞令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為拋甎只圖引玉師見一僧從法堂堦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這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眾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

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麼師對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入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答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箇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簡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恁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與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十道寶堦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開堂日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卻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

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曰滿園秋果熟要者近前嘗問不坐菩提座直過那邊如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不會師曰與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要問曰如何是末師乃竪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椶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太容去師曰太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太容

因普請打籮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為什麼卻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座謂眾曰不審從上宗風不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敬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後不得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示汝箇入路看取大眾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佛下至含識共箇具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既如是不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這箇階

榜眹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音者麼去卻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子期也師曰笑殺驚絃斷寧知調不同問昔日靈山一會梵王為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為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法雨霑濡也群生有賴師曰汝莫這裏賣梔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澧州龐苑文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

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第九世住 後住江陵延壽僧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僧問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出世為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扶桑日那邊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壽山問既

是羅漢為什麼卻受人轉動師曰換卻眼睛轉卻髑髏

前郢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熏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過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卻是孤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一座第一座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座七棒第一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枉喫如許多年塩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趣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熏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

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賓飣穰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劍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道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說得即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巾興妄計不浮沉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趣天曰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座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鶻兒麼放一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

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着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撥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謼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云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灼然若不是貞師子兒爭識得上來機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孤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衝者喪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乃頌曰

決在臨鋒處　天然師子機　嚬呻出三界

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劒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上堂良久曰還有乕狼禪客麼

有則放出一箇來時有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地曰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遭趂

備州羅漢義和尚上堂衆集有僧纔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 第四世住 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伱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

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邊我問云僧還
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僧問善法堂中師
子吼未審法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
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
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
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靄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
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觝牆曰學人不

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懐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
前來近前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電
光已經塵劫僧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
耳僧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得法於
前谷隱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illegible]臻萃僧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問如何是迦

葉親聞底事師曰速須作御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
處師曰問這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
怪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
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僧問曩劫共住爲什麼不識
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萬
水千山如何登涉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
學絕無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爲務至廬山

歸宗禪師會下聞法省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遷順
寂僉師撫之曰汝於法有緣他後濟衆人莫測其量
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訖然後示滅師至梁乾化
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尋遊五臺山
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張生
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
誘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
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卽如常
張生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
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

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謗讟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卻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 第四世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脩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踏泥龍問金龍不吐元閒霧請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臥清谿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

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
師曰毛袋横身絶飲啄青絡常臥太陽春問如何是
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
鼓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横大路通
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
胡中土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
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

揚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大衆雲集白鹿
一句請師闡揚師曰近白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掛
秦時鏡光壽門風不假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從上
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為什麼在南華裏
師曰為汝問正法眼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密有
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竝化為什
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粱山一曲歌　格外人難和　十載訪知音
未嘗逢一箇

又頌曰

紅焰藏吾身　何須塔廟新　有人相肯重
灰裏邈全眞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尋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道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音釋

忋公在胡攺二切　勛許云切　鄮莫候切　邐迤邐力紙切迤演爾切邐迤連接也

翕許汲切合也　寱魚祭切睡中有言也　哂式忍切笑也　濬私閏切深也　飣丁定切飣餖也

霶䨏霶普郎切䨏徒何切霶䨏大雨貌　鵄赤脂切與鴟同　粘膩粘女廉切相著也膩女利切肥膩也

幀猪孟切畫繒也　閃爍閃失冉切爍書藥切　葷許云切辛菜也

髫齔髫徒聊切垂髮也齔初覲切毀齒也　諜徒頰切諜者今謂之細作　窄側革切狹也

撚髭撚乃殄切以指撚物曰撚髭即移切口上須也　齈奴冬切　拋[illegible]拋匹交切擲也

靴睫緣切鼞也 佇直呂切久立也 拗於絞切拉折也 擔簦擔丁含切負也簦都滕切笠有柄者 櫻子紅切櫻櫚木名 梔章移切梔子黃實可染 鎌力鹽切鍥也 炮蒲交切炙也 帔披義切帬帔也 誑誑古況切欺也 諕諕虛許切嚇也 呴許后切厚怒聲 觝都禮切觸也 裨賓眉切接益也 謗讟讟徒谷切痛怨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四計字一萬三千七百
五十箇該銀七兩一錢五分
安誠沙門可震對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大正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庵識

